

文化  
艺谈

## “彭城画派”的派与不派 ◆ 张晓然

美术界的流派纷呈,而彭城画派的提法比较新,以前人们对此流派很是陌生。徐州古称彭城,百多年来,彭城涌现的众多艺术家集结成群,彭城画派据此而来。品鉴彭城画派的八大家:李可染、朱德群、刘开渠、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王肇民、朱丹,以及传承者喻继高、李小可等的作品,均能从他们的血脉中嗅到彭城远古的汉风楚韵。

但研究彭城画派的学者们也提出,这些出生在彭城,后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艺术家们,有的是国画家、有的是油画家、有的是雕塑家,他们的艺术观念、视觉气象、表现技法、水墨风骨甚至美术品种都迥然不同,何以成派?

在徐州的踏访中,笔者感悟到,与彭城艺术一脉相承的彭城画派,都有受徐州五千多年前的古陶彩绘色彩、两千多年前的汉画像造型结构、汉兵马俑立体视觉的深刻影响。譬如人们从中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作品《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中,寻找汉画像石人物造型的厚重质朴、虚实相生、互为

穿插的风格构想。亦从画牛而享誉中国画坛的李可染的《五牛图》《牧牛图》里读出汉画像的构图与意境。笔者以为,这就是画派形成的共质。

之后的发展,画派各家当然呈“天女散花”之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德群。他1935年考入林风眠为校长的杭州国立艺专,师从潘天寿与吴大羽,一位是花鸟山水画大师,一位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油画大家。朱德群很早便在打通中西艺术经络方面投入了自己的思考与心血。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来到法国巴黎延续艺术梦想,风格果然突变,摆脱了传统绘画的羁绊,开始向水墨型的抽象油画方向狂飙。他用透明手法将浓重块面与斑驳色彩,融入幽远意境。他充满抒情和诗意的抽象油画,糅入了中国汉赋、书法、诗词的骨血,被法国美术界评价是“把东方艺术的细腻与西方绘画的浓烈融汇得最成功的画家”。李可染的山水气象,彭城画派里无人相像,显得格外“孤独”。他除了将山峦的色块在画面里顶天立地,破了古画的迷茫之局外,还首次运用西洋画的光学原理,将强光与逆光引进中国画,进行明暗强烈

的反衬。他的技法革新,成为中国画演变的一道分水岭。

多元风格与艺术理念背向并非不能结成一派。根据复旦大学中文系杨乃乔教授的论证,“画派”作为艺术流派的形成,可以从“共同的创作理念”、“栖居于某一特定区域”、“画者具有共同的文化身份”三方面来考证。彭城画派属于第二种。好比扬州画派的“扬州八怪”,在水墨书画上的观念不尽一致,各有奇峰异立之妙,自立门户,但不妨碍成为一派。还有西方的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中国的岭南画派、金陵画派等都如此。实际海派书画亦是开放多元式的,将地域内艺术家囊括其中,称其为“海派无派”。当然最终衡量一个画派的定义,还是必需观察艺术家的作品,是否用灵魂感知世像,运用自己的生活体验、艺术灵感,表达了生命激情,喷吐了内心情怀。

重新解读彭城画派的当今意义,不仅仅在于重新认识这一画派的内在实力与艺术魅力,同时,也是在张扬汉文化的风骨峥嵘,给文化创新以丰厚结实的底蕴。

匠心  
独具

山水瓷画有传人

◆ 德安



袁世文《瑞雪兆丰年》

11月5日至11月15日,上海高域艺术馆在中福古玩城中央大厅举办“硕果累累,璀璨金秋——上海高域艺术馆成立10周年馆藏精品展”,展品包含了景德镇当代名家瓷器、龙泉青瓷和宜兴紫砂名人茶壶等。

上海高域艺术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在这十年中,艺术馆在上海最具影响力的中福古玩城举办了20次的展出,为广大收藏爱好者与艺术家提供了十分便捷的交流平台,使大家能近距离观察和接触到那些珍贵而不贵的艺术精品。这次展览,展品主要包含了景德镇袁世文、宁勤征、饶晓晴、李菊生、刘远长、赖德全等国家级大师和袁志勇、章朝辉、徐金和、谢建国等名家的瓷器。其中,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袁世文和其子袁智勇(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南昌理工大学教授)的山水瓷画作品十分引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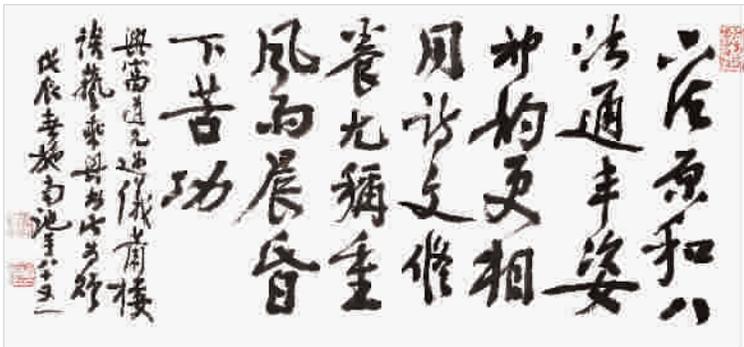
高域艺术馆曾在上海中福古玩城举办《珠山八友·四代同堂——汪野亭、汪桂英、袁林、袁世文、袁智勇作品展》,介绍汪野亭、汪桂英、袁林、袁世文、袁智勇的作品。民国之际的珠山八友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是由于珠山八友的文人画入瓷开创了陶瓷从工匠瓷到艺术瓷的先河。作为珠山八友中最擅长山水画的汪野亭,他崇尚宋人山水之严谨,明沈周之豪放,清王石谷之清厚厚实,心仪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精神。汪野亭从浅绛彩山水画到粉彩青绿山水的绘画创作中,开创了具有汪氏精气神的“汪派山水”瓷画系列。其子女、弟子又将“汪派山水”的特色发扬光大。作为“汪派山水”瓷画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传人,袁世文和袁智勇的瓷板画得到了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艺坛  
鸿爪

◆ 祝兴富

## 施南池挥毫赠墨宝

施南池自书诗



近日在家整理一些旧藏书画时,无意间翻到著名老书画家施南池的早年赠我的数幅书画佳作,心里不由思绪万千。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在万人大厂上海船厂工会搞宣传工作,并负责厂美术组活动。为丰富企业职工的文化生活,厂里定期邀请上海著名书画家来我厂举办美术讲座。当时我任海墨画社青年部部长一职,和书画家接触广、人头熟,所以

曾邀请到了富华、乔木、颜梅华、房介復、曹简楼、吴长邛等先生。但在举办“中国山水画欣赏讲座”时,许多学员一致提出请著名山水画家施南池来上课,虽然我和施老相识,但讲不上交情,不敢贸然相邀。后通过周谷老(周谷城)的引荐,我到位于外白渡桥旁闹中取静的金山路一幢老式楼房里造访了施老。我刚说明来意,老先生即说:“不要多讲了,谷老关照的事,我能

不照办吗?哈!哈!”

在以后和施老的交往中,得知我跟黄幻吾、富华学画多年,很是高兴,并嘱我常到他家走走。于是我休息天经常拿着习作上门求教。每一次施老总是认真真拿着毛笔边讲边在我的习作上修改,并留下批示,老人家平易近人,为我辅导多年。

一次下雨天,我在施老家画好画准备告辞,施老说:“外面雨大,你留下吃饭。”饭后我俩又促膝长谈,从画论画理,谈到画坛逸事。老人家机智幽默,妙语连珠,时时发出朗朗笑声,聆听先生艺术教诲真是一种享受。突然,施老取出一张四尺开三的宣纸放在画桌上。思泉片刻,一鼓作气写了一首自作诗“六法原和八法通,丰姿神韵更相同。诗文休养尤称重,风雨晨昏下苦功”。落款为:“兴富道兄过仪萧楼谈艺乘兴书与为赠,戊辰春施南池八十一”,激励我勤奋刻苦研习书画。出乎意料的收获令我喜出望外,连连作揖,表示感谢。后来我举办个人画展时,施南池也为我题写过贺词……

海上  
印社

## 展现甲骨文神貌的简经纶

◆ 韩天衡 张炜羽

甲骨文又称“契文”、“卜辞”、“贞卜文字”等,是商代后期契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用于占卜、纪事的文字,也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的文字,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王懿荣偶然发现,立刻在学术界引起震动,也深深吸引着罗振玉、王襄、董作宾、丁辅之等学者与书法家们的目光,凭借他们尝鲜的心态和丰富的学养,开始尝试以甲骨入书。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书写甲骨文已蔚然成风。同样在群星璀璨的民国印坛,也有少数几位敏锐的印人,摸索着取甲骨入印,其中拓荒的主将就是简经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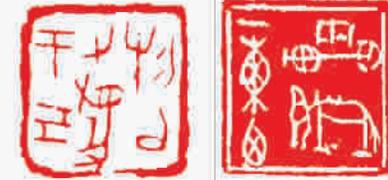
简经纶(1888—1950),字琴石,号琴斋,别署千石楼。广东番禺人,生于越南,抗战前寓居上海,后迁香港。书法得康有为指授,初从篆隶入手,复浸淫于秦诏、晋帖、魏碑等,又上溯甲骨文、金文、砖瓦及流沙坠简,临摹名迹逾遍。康氏评其篆隶“苍深朴茂,乃深入汉人之室。其篆三颂,雄奇古厚,自云新学,

若然,则天才卓绝,尤所仅见。临《好大王碑》,亦复瘦硬通神,得褒斜、渇池之意。初临如此,成就何可量耶?”尝集甲骨文书为联句,浑然天成,辑成《甲骨集古诗联》出版,影响颇广。简经纶一度供职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又任政府侨务委员及上海侨务局长。公暇临池不辍,并与叶恭綽、易大厂、吴湖帆、张大千、王秋澗、邓散木、陆丹林等海上名家交往甚密。“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避迁香港,设琴斋书舍,从学者甚众。亦善行草,工绘事,以篆笔作画,清新疏淡。

简经纶研习篆刻的经历,一如学书,博涉百家,取法极高。不论是战国古玺、秦汉官私印、封泥、肖形印及元押等风格,刻来皆游刃有余。甲骨文的出土,可谓天赐奇字,也是晚清篆刻大师赵之谦、黄士陵等无缘得见的,对简经纶等同时代人而言,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机敏博识的简经纶,艺高胆大,学古善变,他首先被这些象形简古、劲健挺秀的上古文字深深吸引,并在不断深入

练习甲骨文书法基础上,开始施展其高妙的印化手段,以书入印,将这三千多年前奇诡高古的文字引入到篆刻中,呈现一派渺远旷达的神韵,为近代印坛开创了一个全新面貌。

甲骨文总量达十余万片,单字有四千余,但可辨识的仅一千七百多字,能真正实用的也不多,早在简经纶时代则更为稀少。印文选择余地的局限,造成篆刻创作内容的狭隘。尽管可采用先秦文字的通假方法,但必将会损伤甲骨文印的纯正性。睿智的简经纶,以其深厚的传统古玺印创作技法和在古文字等综合修养为基础,篆刻甲骨文印多摘取《老子》、《庄子》、《淮南子》等先秦典籍中名句,章法上则参考开阖错落的战国古玺。简氏朱文印取宽边细文,白文印加边框或界格,使原本外形不够规则,简逸、劲峭和略带欹侧的甲骨文融入古玺章法的大框架中。用刀劲利挺锐,线条细峻生辣,既保留了龟甲契刻的刀痕意味,也使印章题材与艺术形式得以完美融合,大大



物以有为己

车马一东西

拓展了篆刻艺术的表现形式,成为近代篆刻史上自我作古的典范。

国人有喜争第一的情结,像首创甲骨文入印这一印坛重大事件上,历来就有简经纶和杨仲子间座次之争。大画家徐悲鸿曾称杨氏为“以占卜文字入印的第一人”。综观简、杨二位甲骨文印作,大多刻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但在数量上,简经纶不仅占有明显优势,在线条形态与质感上,更贴近甲骨文的原始面貌。而杨仲子除了在少量边款上能较好体现卜辞韵味外,余者远逊。

印人陈巨来尝告:“此怪人也,为我刻过多方印,只出现于他的印谱里,却从未给我一方。”亦印坛趣闻也。

印坛  
点将  
录 91